



Absolute Erotic
Absolute Grotesque

*The Living, Dead, and Undead
in Japan's Imperialism, 1895—1945*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

绝对欲望，

绝对奇异

日本帝国主义的
生生死死，1895—1945

克弟 著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bsolute Erotic,
Absolute Grotesque

The Living, Dead, and Undead
in Japan's Imperialism, 1895—1945

绝对欲望，
绝对奇异

日本帝国主义
的生死死，1895—1945

Mark Driscoll

[美] 马克弟 —— 著

朱新伟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BSOLUTE EROTIC, ABSOLUTE GROTEQUE

by Mark Driscoll

Copyright © 2010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欲望, 绝对奇异: 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 1895—1945 / (美) 马克弟

(Mark Driscoll) 著; 朱新伟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 Absolute Erotic, Absolute Grotesque: The Living, Dead, and Undead
in Japan's Imperialism, 1895—1945

ISBN 978-7-5117-3184-5

I. ①绝… II. ①马… ②朱… III. ①帝国主义—研究—日本

IV. ①D73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2205 号

绝对欲望, 绝对奇异: 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 1895—1945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特约编辑: 杨晓琼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47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目录

序言	001
致谢	009
主要资料来源	013
导论	015
第一部分 生命政治	
第一章 苦力日本	041
第二章 边缘地区的皮条客	075
第三章 歇斯底里的帝国	101
第四章 顽固的农民和奇异化的朝鲜	124
附录 1 朝鲜人挨打；我，日本殖民者，挨打	143
第二部分 神经政治	
第五章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现代男女了	159
第六章 革命色情与快感的衰退	186
附录 2 神经政治露出毒牙	230

第三部分 死亡政治

第七章 中国人民的鸦片 257

第八章 日本的课业 298

结论 赤手空拳的劳力与活死人帝国 331

参考文献 352

插图目录

- 图 1 帝国主义混杂性。七种亚洲人组合而成的日本典型脸孔 120
- 图 2 石森诚一装扮成大连苦力，首尔的日本性工作者，釜山的中年男子 150
- 图 3 专门用来捕捉、殖民占领读者注意力的奇异照片 216
- 图 4 《战争与性地狱》，《犯罪科学》创刊两周年庆预告，1932 年 6 月 217
- 图 5 被震惊、石化的旁观者遭到吸血鬼吞噬 238
- 图 6 受日本鸦片毒害、横尸街头的中国瘾者，哈尔滨，1940 年前后，尸体最终很可能被运往哈尔滨的万人坑 277
- 图 7 岸信介身着伪满洲国协和会制服，与日本下属们在一起，伪满洲国，1938 年前后 316

序言

本书描述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当前叙述日本崛起的主流方法是关注权力的中心，这个中心或指现代科技与启蒙理性的发源地——欧美，或指日本的西化宗主城市——东京。主流理论认为，源于欧美和现代城市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形式是现代发展模式的唯一动力；针对这种看法，贱民/后殖民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本书的两种主要理论路径——则认为，批判的焦点应该转向人的生命和劳动，特别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区的生活和劳动。由此，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活力，以及被资本所剥削的剩余劳动，可被视为驱动帝国主义扩张的源动力。本书中，产生于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生命和劳动的具体存在是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本书称这些身体为“先验边缘”（the peripheral a priori），所谓“先验边缘”，是把作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边缘性作为时/空叙述的首要对象，套

用菲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的比喻，边缘殖民地是“摇晃殖民主义小狗的尾巴”^①（引自 Uchida J. 2005, 38）。在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中，这条摇动帝国主义小狗的尾巴包括：中国苦力、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输送能量与劳动剩余价值给日本帝国主义。

19世纪末叶的日本政治精英非常清楚边缘殖民地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日本的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与帝国扩张同时进行，这和德国的现代历史很像。明治时期两度担任首相的政治寡头山县有朋，是最早提出殖民地边缘与帝国中心的互补性的人之一。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东亚的侵略（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山县设想了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日本本国（“主权线”），一个是抵抗西方侵略的外围警戒线（“利益线”）。日本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说服中国人和朝鲜人，宣扬日本真心诚意保护他们抵抗西方侵略者。然而，仁慈的护佑总敌不过卑劣的贪心，资源掠夺和劳力剥削从未停歇。台湾（从1895年起）、南满（1905年）和朝鲜（1910年）三块殖民地迅速盈利，而当时日本本国还在依赖伦敦金融市场获得资本。这条外圈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缓冲地带，外圈反过来还将利润输送给内圈，这些利润来源于走私毒品、拐卖妇女和榨取中国苦力和朝鲜佃农的血汗。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候能够稍许降低外圈的劳动剥削和掠夺的残酷程度，但即使是最激烈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日本亚洲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强权政治，比

^① 此处故意颠倒主次。——译者注

如鼓吹东亚和睦的杉田定一（1884）在中国时说：“我不知道在这场即将来临的飨宴中，日本究竟是西方人的盘中餐还是座上客。当然，做座上客总胜过当盘中餐。”（引自 Iriye 1980, 331）杉田不是孤例，当时许多人都怀着希望早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取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霸主地位的野心，加入 19 世纪 80 年代的大东亚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日本数百年来发起的唯一一场大型战争就是为了争夺东亚朝贡体系的领导权，即 1592 年至 1598 年的万历朝鲜战争^①。

日本现代研究由于受数十年冷战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误导，忽视了日本资本家在这场帝国主义飨宴中吞噬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劳动果实的事实。研究者们醉心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马里厄斯·简森（Marius Jansen）的学术导向（1962, 11），把眼光局限在日本历史的“光明面”，要么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描述，秉持先验边缘的方法论视域，始终围绕外圈问题进行分析，20 世纪初的日本将其称为本国的“阴暗面”。在这个过程中，本书的论述必然也会涉及对日本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在那个时期，日本的人口贩子和小资本家通过管制、掠夺与压榨贱民和殖民地人民，争夺经济市场的霸主地位，以及大清帝国所把持的东亚地域与文明的霸主地位。与中国商人竞争最积极的人是日本的人口贩子和黑社会生意人，他们倾销便宜的日本商品，

^① 日本侵略朝鲜的一场战争，发生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故名。按照朝鲜国历法，正值壬辰年，故朝鲜方面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卫国战争”。英文名称 Imjin War 则沿袭了朝鲜的叫法。——译者注

运作模式大获成功，建立了日本之后几十年经营外圈的机制。尽管资本积累的暴力军事形式在日本内部也同时存在。但是，诚如后殖民研究所推论的，日本帝国在外圈的经营方式虽被冠以“例外状态”，却比本国内部的资本积累更为迅速，手段更加新颖、更加残忍。因此，与现代化的从中心发散到边缘的思维方式相反，日本在外圈的暴行反过来影响了内部的宗主城市。日本商人用柔道和空手道强迫朝鲜人购买他们的低劣商品，日本皮条客伺机抢占中国人逐渐退出的人口买卖市场，日本殖民者巧取豪夺朝鲜的土地……以上这些外圈的运作方式后来统统变成日本资本积累的惯例。

本书所指示的“性欲—奇异”^①，意指日本从1925年到1934年所流行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包括性学、侦探小说、图像艺术、软色情制品和都市人类学。我沿用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将性欲—奇异作为一种符码，色情（德勒兹和加塔利在20世纪70年代将其称作“欲望生产”）被资本主义以独特的政治方式所捕获或奇异化。在本书的三个部分中，我把欲望生产和政治奇异的中心模式分为三个时期：生命政治（1895—1914年，殖民统治台湾、朝鲜和南满殖民地的关东州，以及日本商人和领事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势

① “erotic-grotesque”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日文的片假名“エロ”是从英文的“erotic”简化成“ero”而来的，在这个“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中，日本的这个词已经与原来的英文词所表达的“色情”意思有所不同，变得更加极端、本质化、商品化。所以，当“erotic”“エロ”或“ero”等词语表示这一新的含义时，最好的办法是维持原貌，才能传达出符码转换中“变”与“不变”的微妙历史过程。本书翻译过程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统一译作“性欲”。“性欲”一词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日本性学家的新发明，大致可以表达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类感官商品化特征。当“erotic”或“ero”等词语带有普通意义上的性意味时，则酌情译作“色情”或“情欲”。——译者注

力扩张), 神经政治(1920—1936年, 以日本“一战”后的经济崛起和都市消费资本主义的兴盛为特征), 死亡政治(1932—1945年, 全面战争经济和法西斯动员)。

我将展示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开始之际, 它就已经在依靠欲望和去地域化的身体所释放的持续能量来维持自身运作。第一部分, “身体政治”, 我引入四种具体的主体性: 中国苦力、皮条客和人贩子、朝鲜佃农以及日本性工作者。第一章的主体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工人, 或者叫“苦力”,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 他们用其自身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关东州的基础设施。从1905年开始到1945年, 大约2000万苦力前往, 或被迫永久性迁移至东北地区, 其中一大部分人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累死累活地工作。这些半强迫、半自愿的大规模贱民人口转移, 被社会学家武者小路公秀(2006)比作非洲黑奴贸易穿越大西洋的“中间航道”(中国苦力的叫法是“闯关东”, 我们或可称其为“满洲航道”), 其人数之众, 使中国工人与日本管理人员的比例达到300:1。由于当时资本稀缺, 基本上是中国苦力的免费劳力提供了日本资本在殖民地的全部利润。

第二章, 我将目光转向日本皮条客(日语称为“女衞”^❶)和人口贩子。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男性用他们唯一可支配的商品和中国工人竞争: 绑架日本女性。用拐卖日本妇女的手段, 这数百名日本皮条客成为第一批在亚洲经济市场获得成功的日本商人, 他们建造妓院和相应的配套设施: 和服服装厂、日式餐馆和奢侈品。皮条客的

❶ “衞”是“贩卖”的意思。——译者注

生意仰赖这些昂贵的商品：大约 10 万名日本妇女被推入火坑。其中一些妇女能够履行完契约，然后独自经营生意，这些妇女是我第三章论述的主角。随着那些逃离父权压迫而来到相对自由的外圈殖民地和租界的姐妹，这些日本性工作者成为第一批日本女商人，她们的经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扩张的作用与那些男性皮条客的作用旗鼓相当。

朝鲜的失地农民是本书第四章的主角，他们是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早期力量。他们的起义运动促使日本改变原来纵容日本地主肆意妄为的对朝殖民政策，那些日本地主榨取高昂的地租，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贱民与身体政治的主体撼动帝国主义统治模式的最好范例。

本书第二部分“神经政治”仍然延续我的基本判断，即帝国主义资本积累依靠从边缘地区榨取剩余劳动和生命活力。我将目光放到发达的内圈，从中考掘出一种捕获和奇异化欲望生产的新模式。“一战”后日本经济崛起，日本的都市文化相应地出现了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的勃兴，当时日本都市的杂志和报纸阅读人口是全世界最高的。我重点讨论性欲—奇异的文化媒介，探寻现代主义文化如何既批判又支持着资本主义权力在人体神经系统的渗透，形成我所说的“神经政治”。我尤其关注性欲—奇异现代主义的两股主潮，辨析这两股主潮所孕育出的神经政治的核心主体性：性学家、侦探小说作家、创作色情文学的革命作家，以及街头的摩登女郎和摩登先生^①。

^① 日语的这两个词（moga 和 mobo）分别来源于英语的 Modern boy 和 Modern girl 的音译。——译者注

第五章《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现代男女了》，主要关注两位性学家：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力图破除对日本性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解读，两人和其他当时的日本性学家一道，建构了一套反抗欧洲并将欧洲野蛮化的帝国主义学术体系，强调由一整套围绕性的技术生产出一种具有强烈力比多蕴含的日本男性气质。我的论点是，这种被田中和中村自然化为野蛮的、贪婪的、永不满足的“现代原始”的男性气质，在20世纪20年代被加以技术化，反过来施加到外圈发生的暴力行为中，比如1937年12月的南京和1942年2月的新加坡惨剧。

第六章《革命色情与愉悦的衰弱》，关注色欲—奇异现代主义的两位先驱：梅原北明和酒井洁。梅原辗转于数家媒体工作，通过自己翻译薄伽丘的《十日谈》一书，获得巨大成功，并于1925年掌控两家期刊。1927年他经营的出版社遭到警察严密的监控，于是他和酒井前往上海，希望将色欲—奇异的“性学革命”引入中国。本章还将介绍重要的社会学家赤神良让，他敏锐地指出，色欲—奇异作为资本主义的媒介渗透进了人的身体感官层面。在他的重要作品《猎奇社会的面相》一书中，赤神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感官政治的资本主义，它依靠刺激性的图像商品控制身体，损害人的神经。他提出一种理论：商品化的爱欲（ero或erotic）通过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吸引人的注意力，取代了原来更为本真的欲望运作方式。第二部分以一段互文文本结尾，分析日本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都市中流行开来的吸血鬼文化。我通过分析日本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凸显出色欲—奇异商品所灌输的对谋杀和自杀的迷恋想象。

第三部分“死亡政治”，描述的是1932年3月起，处于日本伪满洲国殖民地统治下的贱民身体政治的主体：被绑架的性工作者变

成了“慰安妇”；皮条客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顾问；苦力被改造成1000万至1200万名无偿奴隶。第七章《中国人民的鸦片》，描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期间对毒品生意的依赖。毒品作为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成为日本从中国人民的死亡和基本生存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伪满大约50%—55%的利润来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为止，伪满统治下的4000万中国人当中，有20%染上了严重的毒瘾。

第八章《日本的课业》聚焦伪满的两位主要内务官：法西斯主义者岸信介和战争贩子兼工业资本家鲇川义介。后者是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的创始人。岸信介于1936年由北日本财务省派往伪满，制订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为日本之后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和与美国的“最终战争”做准备。他从伪满的毒品和人口生意中攫取大量财富。另外，1937年8月，岸信介制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强制劳动政策，授权管理朝鲜和中国的劳工，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身迫害之一。1937年12月，鲇川把尼桑从东京发展到伪满洲国，赚取巨额利润，其方法包括直接侵吞土地和强制劳动和间接收取伪满政府的收益金。鲇川的公司为日本军队制造征服中国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军械，他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叫作“全体主义”。

本书末章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死亡政治下的性奴制。我依靠最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大约有15万至40万慰安妇和性工作者受害，先是被死亡政治资本家当作用之即弃的商品，然后惨遭“杀害，成为活死人”。本书以满洲地区最流行的两位中国作家梅娘和李克异小说的简要分析作为结尾，他们的文本典型地反映了死亡政治主权的霸权本质。

致谢

本书的撰写还要追溯到我的博士生涯，当时我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我的老师们，包括 Harry Berger、Chris Connery、Roberto Crespi、David Halperin、Donna Haraway、James O' Connor、Kristin Ross、Dan Selden 以及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他们系统地教导我思考权力、快感和权力剥夺（disempowerment）等问题。认识哈利·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兴趣随之转向东亚，而他帮我转校到了康奈尔。在这之前，我在圣克鲁斯度过了四年美好的时光。

感谢 Brett de Bary、Victor Koschman 和酒井直树三位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博士项目，作为学生的我装了太多理论，外语能力却太差，而他们不会料到，我回报老师的方式竟是软硬兼施抵抗学科规范。康奈尔大学是研究探索日本、东亚和世界问题的适宜场所，这是众多教授辛勤耕耘的功劳。日本研究领域的许多博士生辅助了我的课题研究，他们包括 Rich Calichman、Katsuhiko

Endo、花和由纪子、Lewis Harrington、Joanne Izbicki、神野亚矢子、Beng Choo Lim、Ben Nakamachi、茂松雪以及 Josh Young。我在康奈尔的前辈有 Mark Anderson、Mike Bourdaghs 和 Joe Murphy。我在康奈尔念书第一年遇到几位年轻有为的教授点燃了我以学术谋生的希望，他们包括 Nina Cornyetz、Bill Haver、Hosea Hirata、Tome Lamarre 和 Livia Monet。Tim Murry 属于最理想的老师类型，思维活跃、睿智，而政治上不失行动力。

从 1994 年到 2001 年，博士生涯中我断断续续有四年待在日本。在我学术上和政治意识上的各个阶段，辰己敬之和小谷真理两位接纳了我。这段时期中，我受益最多的老师是柄谷行人和中原美智子，柄谷先生最近刚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他当时邀请我参加他在法政大学开设的讨论班，两年间他毫无保留地为我答疑解惑。中原教授是亲身实践政治理想的学者典范，20 年来，她和几位女性主义活动家并肩合作，揭示 20 世纪日本在东亚的性暴力和性别压迫。从 1995 年开始，东京外国语大学就成为我在日本的学术家园，岩崎稔、中野敏男、成田隆一和米谷正文教授自从我第一次到东京开始就邀请我成为他们学术圈的一员，他们仁慈地宽容着我十年来糟糕的日语水平。川岛健和 Anne McKnight 是我在东京期间的好朋友。后来我还结识了 Miriam Silverberg 和藤谷隆，他们两位以及睿智的 Jim Hevia 一道为我的课题提供了友善的批判和亲切的鼓励。

多位女性朋友不辞辛劳地教导了我日语和汉语，其中包括浜野祥子、石桥京子和周依，在此我无法一一感谢。我在横滨的联合大学日语学习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Japanese Language）学习了一年的日语，那里的老师同样非常优秀。

自从我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任教，我从许多同事那里也学到了许多东西，这里有可以说英语学界最好的日本研究学者，他们包括：David Ambaras、Dani Botsman、Leo Ching、Chris Nelson、Gennifer Weisenfeld 和依田富子。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的同事包括 Karen Booth、Elyse Crystal、Arturo Escobar、Larry Grossberg、John Pickles 和 Eunice Sahel，与他们的日常交流给我带来了最新的学术动向。本校的图书馆中文管理员 His-chu Bollock 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博士后项目为我的研究课题提供了 13 个月的必要资助，从 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我不清楚 2006 年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是哪位，所以我无法具名感谢，只好先感谢支持我申请的几位，他们是笠原光、Johnny 和在东京宫女酒吧的几位朋友，百八夫和他在涉谷黄金街的雅各宾酒吧的左翼群体为我那一年孤单的生活提供了慰藉。我的活动家荻谷海和佐生高祖让我每年在东京的日子变得有趣且有意义。我的同志成田庆介开设的 Irregular Rhythm Asylum^① 数次帮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查核殖民时期的报纸资料。

2001 年我从日本回国后，我的课题从许多朋友和理论伙伴那里受益良多，他们包括 Srinivas Avramudan、Jon Beller、Karyn Ball、Andrew Haas、Ranji Khanna、Ahneema Lubiano、Andy Martin、Alter Mignolo、Jackie Orr、Stephen Pfohl 以及较晚结识的 Beth Povinelli

① 一个无政府主义书店。——译者注